

父亲的山

□ 刘本本

进山寻柴,是四十多年前韩店周边人,烧锅做饭,挣油盐钱的营生。砍从生灌木或林中干枯不倒的“立死杆”,家乡人叫“寻柴”。因为灌木要找枝条上刺少的,立死杆要在高大的桦树、青树和松树林中去找,所以叫“寻柴”最切实际。

父亲寻柴,去的是花崖河、佛沟脑、光顶子河、盐场子、高窑子、邓家崖等属石桥林场管护的山林。离家最近的花崖河要20多里,最远的邓家崖要30多里。

每次寻柴,都要相约几个同去,一路也好有个照应。夜里鸡叫头茬,父亲从热炕上翻起来,喝一碗母亲准备的菜糊汤泡馍,裹上毛毯子,穿上麻鞋,将大把小股的绳子在架子车框交叉拉几道,把斧子夹在绳中间翻转绞紧,以防丢了寻柴的家什,再绑好装馍馍的褡裢,咣当开门,拉上架子车,披星戴月,咯当当,向山里走去。熟睡中的我被开门声惊醒,静静听着父亲架车远去的声音,又一次回到梦乡。

当时的华庄公路是土沙路,坑坑窝窝加上沙砾,一点也不平整。一路上,还有小河子、王家崖河和南峪沟口,都没有桥,靠踩卵石(一溜高过水面且合行人步履的踏脚石)过河。借着星月的亮光,看清楚踩准了,干脚过河;看不清踩偏了,“扑哧”一声栽到河里,毛毯子里很快就灌满了水。春夏跌到河里,水凉是凉,却不刺骨,走着走着也就干了;秋冬灌了水,秋天透骨的冷,寒冬毛毯子和麻鞋结成冰,刷啦啦响,响彻一路。腿脚冻得僵硬麻木,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这样的光景,父亲不知过了多少个寒冬。

从家里到寻柴的地方,一般走三四个小时。多数是到地方,天没放亮,山林还没有从夜里走出来,起伏着黑乎乎的轮廓。父亲一伙,就边吃馍边等天亮。冬天天亮得迟,寒风冷风,褡裢里的馍冻成了冰疙瘩,于是生一堆火,烤馍取暖。山里生火,柴草多,一阵浓烟过去,呼噜噜,火焰窜起来,一高一低,忽闪忽闪,照亮脸面,温暖了身子。有掉到河里的,结冰的毛毯麻鞋,不一会儿,烤得热气腾腾,很快也就干了。

歇过几十里路的乏气,吃饱了馍,天渐渐亮起来,林子的眉眼清朗多了。取下绳子缠在腰上,提上斧头钎刀,攀林中小道上山,开始砍柴。

砍柴,林场有规定。活着的树木一律不准砍,立死杆也只能砍比胳膊腕儿细的。粗的当椽子卖,由林场统一经营。灌木丛,大多砍的是干死的野刺梨,沙棘浑身是刺,不好砍也不好烧。父亲寻柴,力气过人,也有眼窍。先是砍数根又粗又直能当椽子的,再砍细的。砍得够多了,捆柴捆时,寻几根擗面杖粗细又有韧劲的活枝条,

一脚脚踏死,一头折成半圆,双手握紧旋转,直转到枝条柔软近于绳索。这叫拧要。一捆柴两道要,铺排开来,先摆几层细的,然后把能当椽子的夹在中间,隐蔽严实,防止林场检查人员看见,没收。到捆起三四捆,天气已过中午,饥渴困乏至极,便拉一捆下山。山下,溪水淙淙,清澈可人。放在如今,便是天然的矿泉水。父亲双膝一跪,头一扎,张口就饮。大冬天砸个窟窿,也是这个喝法。解了渴,吃馍填饱了肚子,便卷一根旱烟棒,吐着白白的烟圈儿,斜躺着身子,舒服眼眼地望着刚下来的山和林子。这样歇缓一仗,腿脚精神来了,复上山钻林,拉剩下的几捆柴。

三四大捆柴,高垒高垒一架子车。车胎压得瘪瘪的,车轮转一圈,缓慢而吃力。回来的路上,父亲便落在同去寻柴人的后头。我最爱接山来——顺进山的路,半道上帮拉车叫接山来。下午放学,回家拿上馍,与寻柴人家接山来的结伴,一路又说又笑。常常是同行的伙伴都接上了,一问父亲,还在后头呢。不见父亲,形单影只的我,又焦急又害怕,只好不停的往进山的路上走。一接上,看见父亲像老牛似的埋头拉车的样子,看见他脊背地图似的汗渍,看见他粘有山里泥土被汗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的脸庞,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赶忙抽出车杆上已绑好的绳子,挽个圈,套在自己肩上,使劲拉,拉起山一样沉重的车。原本深深勒进父亲肩上的拉绳,浅多了,父亲深深弯着的腰也直了些。见父亲抬起了头,我心里也轻松多了。边走边问寻柴的见闻,也就知道并记住了父亲寻柴的所有经过。记得有一次接山来,快到石桥林场才接上。实扎扎一车柴,压爆了一侧车胎。父亲怕损坏了气的蔫胎,卸下来,在光身的车轮凹槽里缠上几圈绳子应数。一侧是有气的胎,一侧是硬对硬的缠了麻绳的铁轮,车子走起来像跛脚的人,一瘸一拐。拉车的父亲一步一喘,吃力至极。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担心的母亲心疼又自豪地说:“你大大恨不得把山拉回来!”

寻一回柴,细的做柴火,烧锅做饭。用心眼夹带的粗的,当椽子偷偷卖了,灯盏的油,吃饭的盐,身上的穿戴,还有我们弟兄上学的笔墨本子,就都有了着落。正是父亲一趟趟进山,拉回一车车薪柴,成了坚实的靠山,一家人才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这样的日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实施以煤置薪才结束。现在老家都烧煤烧气烧电,进山寻柴已成往事。

父亲已离我们远去,但父亲寻柴的样子和山一般的柴车,依然压在我的心里。

深夜食堂的书

□ 李秀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教师待遇低,男老师找对象颇有些困难。教语文的卢老师相亲十几次还未成功,我们都替他着急。卢老师长相帅气,儒雅中透出浓浓的书卷气,是学校教师中公认的博学之人。

正在我们忙着给卢老师广撒网介绍对象时,卢老师和他的高中同学雪芳谈起了恋爱,不久便闪婚了。雪芳在一家工厂上班,三班倒流水线工人,家离工厂很远,骑摩托车需要半个小时,雪芳白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赶上中班和上早班,就由卢老师骑着摩托车接送。

雪芳晚12点下中班,卢老师怕半路摩托车出现故障,便提前从家里出发,到雪芳单位食堂坐着等。卢老师和雪芳谈恋爱时,雪芳就请他去单位食堂吃过饭,食堂主要为厂职工服务,也对外营业。雪芳单位职工三班倒,食堂24小时营业。卢老师和雪芳约好了,他俩在食堂碰头。

后来,卢老师接雪芳下中班的时间越来越提前,有一次我见他学校放学后就骑车直奔雪芳单位。我问他,去那么早干吗?他回答,看书。

我们都佩服卢老师的学习精神,在食堂看书,学习等人两不误。功夫不负有心

人,卢老师三年拿出了专科文凭,后来又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几年后又考上了省师范学院的研究,十年时间完成了学历三连跳。

和卢老师谈起这些,他说,刚开始去接雪芳时并无在食堂学习的念头,有时提早去了,坐在食堂,一个人点一菜一饭,吃完后没地去,干坐在食堂有些尴尬,便随手拿了一本书,坐在那里边看边等。后来发现食堂是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自己更能集中精力看书,在家里学习容易分神,一会儿想看看电视,一会儿想躺沙发上眯一会儿,还得一会儿一看表,怕耽误了接雪芳。在食堂就不同了,雪芳单位的人他熟悉的没几个,就食堂几位工作人员熟悉,时间久了,他们一见卢老师便问,又来学习啦?弄得卢老师不学习干坐食堂好像不务正业似的。

现在好多年轻人爱去咖啡馆看书或写东西,说是这个区别于家和办公室的“第三空间”能摆脱家庭和工作困扰,更能激发创作热情。想起来,这个和当年卢老师的深夜食堂学习有一拼,不同的是卢老师的“第三空间”离爱人更近,那些深夜学完的一本又一本书籍,有知识也有爱的甜蜜,让卢老师爱情学业双丰收。

有白菜吃白菜

□ 张君燕



疫情当下,为了支持防疫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出门,家人商量着囤一些生活物资。大家各抒己见,说出自己需要的物品,当然吃的东西占多数,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可是,看着长长的购物清单,大家又发了愁——这恐怕一车都拉不完,怎么运回来都是难事!

这就还没统计完呢,母亲还没有说出她需要的东西。面对我们的询问,母亲微微笑着说:“我啥都不缺。”怎么能不缺呢?衣物可以暂时不买,吃的总得要一些吧。母亲摆手:“吃的更不需要担心,家里还有两大袋面粉,吃两三个月没有问题。我还存了一些大白菜和萝卜,足够一个冬天吃了。”

这就够了?我们大吃一惊。母亲点头,足够了。母亲告诉我们,她大半辈子生活在北方的乡下。小时候,白面都很难吃饱,常常用野菜和玉米面、红薯等粗粮充饥。尤其是到冬天,物资更加匮乏,除了菠菜外几乎见不到绿叶蔬菜,吃的最多的就是自家种的大白菜、萝卜,还有少数的土豆。很多人家会在腌菜缸里

腌一缸咸菜,那就是全家人下饭的东西了。在那样的年代,人们的需求很简单,只要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就可以满足。

母亲说的情况,我在很小的时候也经历过,所以比较容易理解母亲的说法。不过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的问题,在他们的概念里,肉、蛋、奶、水果、蔬菜等等都应该是生活必需品,缺一不可,只要稍有短缺,就会受不了,觉得太过“匮乏”,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但事实上,现在所谓的“匮乏”在几十年前的人们看来已经是极大的富足了。

“有白菜的时候吃白菜,有萝卜的时候吃萝卜,不管怎么样,生活总能继续下去的。”母亲说。是呀,我们当然喜欢富足的生活,但也应该具备豁达、乐观的心态,能够接受偶尔在特殊状况下的“匮乏”,多一些坚强与韧性。

就像母亲说得那样,有白菜吃白菜,有萝卜吃萝卜。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然而却是历经世事与沧桑之后,得出的一个朴素、通透且实用的人生哲学。

赞三杰凯旋 完美归来

飘然一朵伞花开,
探秘神枪下九垓。
直降苍原圆大梦,
“感觉良好”称高怀。
金风送爽巡天去,
春景和明载誉来。
别了人间三季侯,
星星快快暖吾孩!

(心莲涵玉)

伟大的果蔬和五谷

在四月,我看见桃树
杏树梨树柿树
枣树苹果树橘子树等
还有豌豆蚕豆土豆
油菜小麦和大麦……
都分挽了——有的枝生
有的根生,有的顶生
那些娇嫩的果实
像婴儿一样可亲可爱
令人不舍碰触
可以说,四月
是分挽季,是诞生季

而四月我已老
可我同样经历过分挽
经历过诞生
果蔬和五谷们像天下母亲
不说孕育的艰辛
不诉分挽的疼痛
但那分挽的自豪和光荣
那诞生的向往和希望
与人类一样
充满寄托,充满传承
甚至,它们的分挽与诞生
支撑着人类的延续
尤其崇高,尤其伟大
向四月的果蔬和五谷
——致敬

(张绍国)



吃相,指吃喝时的姿态、样子。《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记得我小时候,物质条件贫乏,肚子好像无底洞,一有吃食,遂狼吞虎咽塞之,吃相实在难看。

春秋时期的孔子,对饮食礼仪很讲究。席子摆得歪歪斜斜的不坐,肉割得不是方方正正的不吃。他还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要选择优质的食材,还要注重刀工和烹调方法,总之是越精细越好。

北宋诗人晏殊的吃相很文雅。据说他每顿饭只吃半个薄面饼,先用筷子慢慢把面饼卷起来,然后抽出筷子,手指轻轻捏住面饼的一头,细嚼慢咽地吃。

我揣测,如果人在困境时,饿了几天没吃饭,再谈吃相,就显得有些苍白。比如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累累若丧家之狗时,“穷乎陈蔡之间,黎

闲说吃相

□ 乔兆军

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时,是否还顾得上这般讲究?再说晏殊,少年得志,被称为太平宰相,一生富贵安逸,自然能出些闲情品味来。倘若换作“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的杜甫,能否吃得这份优雅?

书上还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曾国藩曾遭诬陷入狱。第一次吃牢饭,他看着那个黑糊糊的窝头和一碗浑浊的水,尽管早已饥肠辘辘,但还是把“饭”推向一边。狱卒来取饭篮子,见饭菜没动,冷笑了两声说:“第一次没人吃,第二次没人剩。”果然,第二次送饭时,曾国藩不仅把发霉的黑窝头吃了个精光,那浑浑的汤水也喝得有滋有味。

吃相这事,说小也小,是个人习惯,说大也大,它代表的一个人的性情,一种修养。

作家池莉在《爱惜》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在

吃自助餐时,见到有些著名作家大盘拿菜,高堆满上,杯盘狼藉。她说:“见不得如此贪饕相,饭后我是连此人的作品都不会再看得上了。”俗话说:“相由心生”,一个吃相贪饕不知足的人,人品自然难以恭维,作品又能给人带来多少美的教谕?

我倒是喜爱那种随意朴实的吃相,那是一种对食物的感恩和尊重。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曾描述穷苦人吃烙饼的事:“如果有两张家常饼,配上一盘摊鸡蛋,把蛋放在饼上,卷起来,竖立之,双手扶着,张开大嘴,左一口、右一口,中间再一口,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一顿丰盛大餐。”

《清稗类钞》里讲了一个叫达椿的人,乾隆时的大臣,吃东西撑死了,挺没出息的。个人觉得,吃相,不能太过随性,也不必刻意去渲染优雅。总体而言,做到不叫旁人侧目,感觉舒服,即可。

有一味中药叫独活

□ 杨金坤

出来看一看,嗅一嗅,像探望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那时的我,还没饱经世事,只觉得这名字蕴含着深意,但却十分抽象。

工作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小说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再现了保罗·高更在孤独中彷徨,在孤独中冲突,在孤独中生成,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在孤独中实现了灵魂的自由。保罗·高更在荒凉的孤岛上,用生命画出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巅峰之作。这幅画是他对人生的总结,也代表着他最后的彻悟,也让他的灵魂在解脱和升华中得到了涅槃。

“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小说里的这句话,为独活做了最好的注解。那就是不被自然事物所左右,不依附、不盲从、不屈服,超凡脱俗。不同

前身后世,不附炎趋势,不慕荣华富贵。“一茎直上,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只求活得自在,活得洒脱,活得痛快。做最真实的自己,将生命变成一场内心的修行。

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月亮和六便士》,我心中的独活具体了。

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经过时光的砥砺和淘洗,这片独活成为我心中的“药”,时刻提醒我“一茎直上,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在我受伤时,为我“祛风除湿,痛痹止痛。”让我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有底气。

